



蔡中郎文集卷之五

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
 南頓君初生濟陽今有武帝行過
 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濕
 開空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
 甲子夜帝生時赤光室中有明使
 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
 言歲月嘉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
 禾因為尊諱王室中微哀平短祚
 姦王莽始有神器十有八年罪成
 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泉淵躍

漢上破前隊之衆彌二公之師牧
 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
 更始又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
 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叶符瑞之珍
 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
 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鄯縣之陽
 九域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
 國三十有六年方內又安蠻夷率
 服巡狩大山禪梁父皇代之遐邇
 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
 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樂其所以生
 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禘禘納姬
 美周原皇天乃審實始于此其路
 蘇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

臣河南尹鞏璋先祖銀艾封侯歷
 世卿尹受漢厚恩璋以在濟陽願見
 郡舉孝廉大官承來在濟陽願見
 神宮追惟桑子褒述之義用敢作
 頌

赫矣天光爰耀其輝萬生聖皇
 二漢之徵稽度軌則誕有靈姿
 黃孽定想羣凶於夷臣復帝載
 萬以綏巡于四岳展義有方登
 封隆禪升中于爰茲初基天命
 孔彭子七孫七保之無疆

太尉汝南李公碑

伯...

...

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蓋秦
將李信之後孝武大將軍廣之胃
也枝流葉布家于茲土文武繼踵
世為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
東郡太守父受純懿之資粹忠清
之節夙夜嚴考孝配大舜敦詩書
而悅禮樂觀天文而察地理兼洞
與神合契抗流流行邁操色過孔父
舉相孝廉除郎中光祿茂才遷衛國
公相受高密令勤恤民隱政成功
簡遷徐州刺史百司震肅號養風
靡惡直醜正公事法官帝念其勤
室被策命漁陽太守還微河南曹
軍叶德魏絳和戎綏邊

母憂乞行服闋奔命孝和皇帝時
機密父缺百僚僉名詔林尚書歷
僕射今納言危行以公事去民
憤怒之帝曰逾哉徵不拜將作大
匠大司農大鴻臚太僕射公所蒞
也憲天心以教育沐垢濁以揚清
為國有賞蓋有億兆之化宣聞上
美昭登于上丕顯之化宣聞上
及建上格無折雖元凱翼堂同郡
輔姬未之或喻功遂身退以疾自
遜求歸田里先孝致仕七十有六
嘉平四年薨海內咨嗟莫不惻焉
於故吏穎川太守張溫等相與奠

白上卷二十一

三十一

曰名莫隆於不朽德莫盛於萬世
銘勒顯于鍾鼎清烈光于來裔
石立碑德載不泯
天垂三台地建五岳降生我哲
應昇之足奕世載德名昭圖錄
既文且武桓桓紹續外則折衝
內則大麓惟清品物以喜
告老懸車天人靡欺曾不百齡
圯我國基人之為七云亡八極
悼思能始於寵宣流鐫紀斯石
鴻烈顯休

陳留索昏上里社銘

曰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五行
之官而共工子勾龍為土及其沒
也遂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
也周禮建為社位左宗廟右社稷
我醜攸行於是受服膏恒動於是
所農又班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
之供祠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
事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
春秋時有也子華為秦相浚與陳
平由此社宰遂相克定天下為右
丞相封曲逆來平之世虞延子為
大尉司公至嘉平延弟曾
孫放字子卿為尚書外戚梁冀乘
寵作辭首策誅之王室以績封召

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毘天子而
維四方克錯功其往烈有常於里
同監爰暨邦人今以為宰相繼踵
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焉雖
有積善餘慶終身之致亦斯社之
所相也乃与樹碑作頌以示則後
見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
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
自羸及浚四輔代昌爰我虞宗
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土疆
乃公乃侯帝載用庸神人叶祚
且巨且長允我里人盡受嘉祥
刊銘金石來世不忘

陳留太守胡公碑

君諱頌字秀叡交趾都尉之孫太
傳安鄉侯少子也其先與楚同姓
別封于胡以國為氏臻乎浚奕世
載德不替舊勳君幼有嘉表克岐
克疑不見異物習與性成孝于二
親養色寧意蒸上雍上皇曾閱顏
萊无以尚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
歐陽尚書韓詩博綜古文周覽篇
藉言語造次必以經綸加之行已
忠儉事施順怒公体所安為眾共
之驕怪不萌於內喜溫不形於外
可謂無競伊人温恭淑慎者也初

以公在司徒除郎中肅衛十年以
叔父憂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
後以大將軍高第拜侍御史遷諫
議大夫以將軍車建寧元年召拜
正不諳公車建寧元年召拜諫郎
還納忠盡規匪懈于位遷侍中虎
賁中郎將年遭疾委上印綬詔書
所許以待中養疾其年七月被尚
書召不任應命詔使謁者劉惔賁
印綬即拜陳留太守君聞使者至
加朝服施紳使者致詔君以手自
繫陳許朕恩其明二十一曰遺生
奉章食後報還與相丞答意氣精
是日流遂大漸略漏未分奄忽

而卒時年四十一天子閔悼使者
王謙認具送葬以中牢具祠賜錢
五萬布百疋贈穀三千斛同位畢
至越吊雲集生柴未容沒有餘哀
於是還通播紳爰暨門人相與嘆
迷君聽追痛不亦怛切情際無不
真懷行由已作名自人成先民既
龜類茲頌嗟我明哲如何
勿銘欵乃作辭曰
猗欵欵懿德今問有彰祗服其訓
克構克堂孝思唯則文藝丕光
敦牽忠恕衆悅其良綬弱以仁
不云我強爰具登朝進退以方
見機而作如鴻之翔乃位當作

恪處左右兼掌虎族禁戎名理
蓋茲虐病帝用悼止俾守陳留
庶焉其社王人既詔累命不俟
嗚呼昊天鐵我英士如何曠也
敦不百已哀哉未易萬年是紀

陳留太守胡公碑

君諱頌字秀獻交趾都尉之孫太
傳安樂侯之子也順帝時為郎中
拒帝時遭叔公憂以疾自免荆州
將軍比辟輒辭疾後以高等拜侍
御史遷諫議大夫舉賢良方正病
不詣公車建寧元年七月拜陳留

太守病加不任應召認使調者劉
惺即授印綬二十一日卒詔出遣
使者王謙以中牢具祠特賜錢五
萬布一百疋贈穀三千斛儔類赴
送遠近鱗集於郡選充備宮屬來迎
祭軫等咸以郡選充備宮屬來迎
者三十四人奔驚跋涉承清化逢
天之喊不獲延祚痛心絕望切怛
來慕乃相與衰經庭位號咷靈柩
將寔誣自申勅備儀
輿服寮御部引各執其職路人感
愴觀者嘆息蓋三綱之序與並育
以舊奉新篤嗟我行人敢不自勗
遂樹碑作銘以表令德

於藐下國瞻仰後以欽見我君
爰綏我惠式昭績恩勞其穎
昊天不吊景命顛墜悠上蒸黎
惆悵喪氣政錯未宣問之遺愛
禘上我君習上別蓋修所以遊曾
不東邁靈魂徘徊靡所以瞻逮
惟其傷矣曾所推碎鞅銘告哀
傳于萬代

蔡中郎文集卷之五

蔡中郎文集卷之六

荅丞相可齋議

日月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
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歐殺指揮使
於尚書西祠可齋不得無不且具
對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
案禮上帝之祠無所為廢齋者所
以致齋不敢散其意宮室至大指
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
無光齋足以自潔靜交神明既本
無嫌問曰又寬可齋無疑詩云
唯此文王小心翼上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大齊恭以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有不宜臣敏愚慙死罪

幽冀二州刺史父缺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為各職以身為貴智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嘆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奕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瞻杖四方有事軍帥奮攻未嘗不辨於二州也頃者已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故獲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

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阻百姓元上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也方之急則民之不可驅使自為之勇則誅之不可禽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惟問其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示應選用狐疑遲上淹兩州懸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史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如旬示治嚴非其理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神明禁令

對相部主尚主畏懼不敢營辦况
乃三互何足為嫌孝景時梁人韓
安國坐事備刑起徒中為內史武
帝患東越數反懼故待詔會稽朱
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
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七就家
召張敞為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
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
授冀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
之便也卒獲其用遺不威此先帝
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尤
宜不選當越禁取能然而畏扞災
自還之不顧乎臣七人之貴苟適
科禁竊見日月選既稽滯又未必

審得其人則二部奏七將為憂念
願陛下少觸禁忌上則三帝用三
臣之法任職相○故吏在家若諸
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時月三
互以此十臣懷上發瞽言幹非義
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護烏校尉育上言鮮
卑仍犯諸郡自春已來三十餘發
清幽州諸郡兵出塞一冬春足以
掃滅時故護校尉田晏以他論刑
原私留京師用尚書行賄通謀中
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建議當出師

與育并力詔書遂用為將破鮮卑
中郎將使凶如中郎將南單于以
下與育晏三道並出時朝廷六臣
多以為不便召公卿百官會議中
郎蔡邕以為書戒得夏易伐鬼方
周宣王命南仲言甫攘獫狁威蠻
荆漢有衛霍闔顏翰海實憲燕然
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
有同異勢自可否則故謀有成敗不
可一也自漢興而凶奴常為邊害
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所精武
夫戮力而所見當異其設不戰之
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求久
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

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
東并朝鮮兵出如十年帑藏空竭
官民俱匱乃與鹽鐵沽權之利設
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
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
使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
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
主父偃曰大務戰勝窮武事未有
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
財賦充實所征招廣而猶有悔况
無彼時地人財之備而欲以動此
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
奴北道已來同護地兵十萬彌地
千里意智益生才勁健加以禁網

通洩善全良鐵出者莫察漢民逋
逃為其謀主兵疲馬疾過於匈奴
今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以
段穎兵經營西羌猶十餘年育晏
策慮未能遇穎鮮甲種衆又不弱
於西羌也是育張設近期誘熹朝
廷三年不成必迫於言禍結兵連
不得中休轉運糧餼不可以勝給
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
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設
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
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郵之患
手足之疥搔也中國之用曾背之
燦灼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秦已

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擄
人則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剽帶之
圻吏調政密猶不能絕况此醜虜
羣類坻冒心不受仁瞻不畏威而
可使斷無盜竊意者高祖乃耻忍
平城之耻呂后棄慢書之咎於是
向者為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
幕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外
內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
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
苟無蹙國內侮之折豈與虫朋之
虜校往來之傷哉乃欲越幕踰域
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民不可
剽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為

卷之六

六

之肝食四海必為之焦枯其不可
西也夫煎盡府帑之畜以恣輕事
之人專勝者必未克挾擬者必未
敗衆所謂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
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
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諫以
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
莫敢搜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
執事與之卒有一不備歸者雖得
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羞威不行
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長由通
乎時變則憂萬人飢餓與蠻夷之
不討者何為大宗廟之祭凶年不
備兄避不謙之辱哉今開東大國

無以相瞻又以動兵非但勞人
年隨之其罷之此先帝所以
音也夫郵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
猶棄之况以鄣塞之外未嘗為人
居乎臣愚以為宜止政伐之計今
諸營甲循塞垣屯守衝要之堅牢
不動為務若乃守邊守術李牧開
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
俱存二子榮守先帝之規臣曰可
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

答詔問災異八事

白首卷六

光緒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
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
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殿
金商門引入崇德署門內南辟帷
中為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
陽侯曹節劾軍侯王甫從東省出
就都座東西十門劉寵龐訓北面
楊公南面日碑華邕颺西面受詔
書各一通尺一本板草書兩常侍
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旨特密
問及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
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
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為對臣等
言今月十日詔召金商門詔問臣

邕災異之意臣李淺薄心慮愚暗
不足以荅聖問竊竊衆變易征營怖
悸謹別狀上臣頓首
詔曰問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隨
溫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
王色有体長十丈銖形狀似龍似
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
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虹者也
尾足者不得勝龍易曰虹之无此
无德以已親也潛潭已曰虹出后
妃陰脅主又曰五色矣失至昭于
宮殿有真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
斗之氣精也天度投蜺見主惑於
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真威內

白虎通卷六

七

奮臣无忠故變不虛生告不虛言
意者陛下閱機之內在席之上
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衆
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
誰是兵戎息威浸推移忠言不
既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政
毀譽使真雅各得所守衛嚴整
威灌機不假人則其所投也易
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
唯辟作福巨或為之謂之凶害是
以明允務焉
詔問曰王月三日何曰衣入德陽
殿問辭我良伯夏教我上殿與中
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上得入

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為
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
皇上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不謀上
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
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
上殿入室解惟組佩之招前殿署
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
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
宮天下獄死是時王莽為司馬遂
為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
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問來入
雲龍門而為稱賢稱伯夏教縛於
裏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子冀
子不疑等皆不以罪受戮殘餘

非天所祐以往况今將狂狃之人
為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竟亡不
伏誅大誠俾見上帝之厚德也潛
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
水為戒天子驚群陰太隆羣下並
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率賢良而
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其有極
歛時有福用敷錫其福庶民惟于
汝極
詔問曰南宮侍中寺閭雌雞欲化
為雄尾頭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
聞凡雞為怪皆皂正失也其傳曰
兒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雞禍
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中

雞化為雄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
姐王氏為后至初元七年丞相史
家雌雞化為雄是歲封后父禁為
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
平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元子
為大司馬由是為亂昔武王伐討
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
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鳴主不榮
夫牝雞但推鳴尚有索家不榮之
名况乃陰陽易體於實變改此誠
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為元首人
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
聖知之之訪問其故是有其事而
遂成之象也苦應之不精誠無所

政頭前或成即為患災敬慎威儀
勤作之容斷娶御政之原則
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
遠復無祗悔元吉
詔問曰即祚已來災音夔見類歲
月蝕地動風水不時疾癘流下迅
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震
恩則風貌失則雨視閭則疾癘
簡宗廟上不凋下流滿溢明君正
上下柳陰尊陽循五事於聖躬致
旬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
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

熒惑以夏主當精明其角而有
慶之色又以非其月人尊宿法成
臣謀出端謀成不臣太白當畫而
見是爭明強國弱上國強昔有女
政又失道而見是為贏長侯王不
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
政審察中外言之不能以申明門
戶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宋
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
為之退舍
詔問曰蝗虫冬出臣聞見符致蝗
以象其事易傳曰天作不時天降
災則政暴而文酷則誅深上而蝗
食則政暴而文酷則誅深上而蝗

清人點貪虐介損求安鈞盾別識
以瞻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一無
家言有天下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
愚以為平城門向陽之門祈祀法
駕所從之出門正者也武庫宗兵
則藏國家之本守也變此二處真
於其屋易傳曰十人在位上下咸
悖其妖滅門內崩落潭巴曰出宮
先自壞諸侯強凌主易傳曰昔二
柱泥故法棄其宮室輕簡小大
在顛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
悖之憲諸侯之強凌主之漸正意

請行率往舊章已變柱泥弃法之
各則其救也洪範傳由六珍作見
若時共禦帝用不蓋神則不怨五
高乃隆用彰上下

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
公卿士皆各括囊述國莫肯建忠
規闕以邕博學深奧與退食在公故
詩密問宜按演所懷其陳政要所
先後勿有依違忌以盈滿分則皂
囊封上勿漏所聞臣等伏唯陛下
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
臣博學深奧退誣臣在公非臣蠶
蟻愚怯上所能堪副亦臣翰寫所
瞻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慮適害復

白北月卷六

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豈頓首死
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思之惟也
天於殷勤以赤帝之精輔或未衰
故屢見妖變以當責讓因以威覺
則危可為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
以移豈有遺告哉春秋魯定哀公
之時周德已絕故如十年無有日
蝕此為天所棄人放也至於今者
異不他遠見門垣近者在署寺
公降因前欲使陛下幸深問臣敢不
謂切矣可至陛下幸深問臣敢不
盡情覬及雞化皆婦人于政之至
也耶祚已來中官無地逸竄而乳
田趙燒貴重赫上生則此言富伴於

帝藏死則立墓踰越園陵兩子受
封兄弟典郡過事既以續以未樂
門吏霍玉依阻城社大為奸禍盜
寵竊之藏悔感之罪晚發露跡房
獨治畏慎疏賤安乃得盜意事心
積浸然後成形成虹蜺集庭雌雞變
化豈不謂是今者道路所言紛上
覆云有程大人者宜以趙霍為戒
高其隄防明其禁限侍御於百里
之內而令安之也又前詔書實核
以王氣勢為官者踰時不覺司隸
校尉岑初考彥時哉取典計教者
一人綴之如玉者所戒成不朝可

白七月庚二

知而還移州釋本問本論者疑太
尉與交貫為王所進暗味已成
非外臣所能審處如成有之近者
不治無以政遠傾邪在官當有所
徵光祿勤章所在猶清白九刻之
中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
四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
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
水校尉夫屯騎校尉升其貴以足
其富意優當以見和之故為陛下
先群臣早引以解易傳所載小人
在位之咎疾樹禧敦耄純厚國之
老成光祿大夫去總達方直有山

市之姿故太尉劉寵聞人襲忠實
守固襲恂恂剛直寫為謀主如見
訪問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優劣是
委任用責成約其英慮優游訪求
以書其情三事者但道是先帝策護
三公有儒介者不道是時宰相待
以禮相引見論議因其言居位十
數年當此之際尚儉崇經藝淳輕
之人不引朝廷淺短之書不于可
自貴戚歛手中外悚慄莫不犯禁
不獨得之於迫沒之三公也春秋
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
在六逆陞階增則高輔位重則居
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雕大臣取

白七卷六

圖寫讚厲以顯沛羣臣慘上憂
自危非典衡之道夫憂樂不並恐
喜戚異方有祗畏災畏責躬之念
專精一意以思變復上方巧之作
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息心以示憂
慎詩人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
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以高選自
不來不受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
陟每以辭召不慎功責三公孝廉
集採試之以文耐並以書疏小文
一介之技命臣下超取選取衆心
不厭莫之敢言羣公尚先意承旨
以悅郎吏舍人間職長吏便宜促
時誰敢違旨至於宰府孝廉顛倒

典下義開託屬之門下合明王舊
無益於德矣臣願陛下強納忠
言忍而絕之則身踊躍息惟萬機
以谷天望以道嘉應望聖朝自納
厲以身率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
先人自抑損天道近鬼神謙久
高不危常淵不逸羣公之福諸侯
凌主之戒不可不察臣豈愚惑感
激忘身故觸忌諱手書且對夫君
臣不察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
之禍臣安漏所問唯覽臣素心之
無所不及得求以紀陛下盡心之
臣

白七百六十一

被收時表

議郎冀士臣邕頓首再拜書皇帝
陛下今月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
臣從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
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為司隸
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及
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棊母
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臣征當怖
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臣邕
死罪臺所問臣三事其遠者六弃
近者三歲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
及陟班凡休假小吏皆非結恨之
本其婚嫁為黨臣叔父衛尉質及

邕不敢屬郃質及臣對郃察驗臣
父子誠有怨恨故中傷郃上勢所
當因臺問具臣恨狀不能受臣為
覆蔽臣得以學問特蒙哀異執事
秘親文肅所著列於日前姓名尚
象繫乎聖今年七月召詔金商門
問變異意詔書褒誣責臣俞旨誘
臣使言臣愚戇出命忘體不顧後
患譏切公卿內及寵近區上欲答
上問救惟異為陛下區康寧之計
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
不念忠言密對多不旨刺誹謗卒
至便用疑臣豈不負盡忠之吏哉
每有災異輒令百官上封事欲以

除凶致吉而言者旋爾破亡之禍
羣臣杜口以臣為戒誰敢復為陛
下盡忠孝者質連拔蒙摧位在列
眾位

奸伏補益

國家反名仇怨奉公者也年四十
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以盡節
王室託名忠臣無有餘榮然知陛
下不復聞至言矣臣豈以元宥招
致禍患自臣職耳臣對問時質為
下邪相不開臣謀今者橫見違及
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
內抗瀆以決言事厭副其口誠寬
誠痛陛下仁薦之心必不忍此忍

之未至耳臣賣人牢檻尚書為龜
楚所迫趨歛章辭情何緣復達臣
死期至至冒昧自陳乞身當棄戮
免質并坐臣死之日則生之年也
唯陛下加食為百姓自愛臣豈死
罪

蔡中郎文集卷之六

蔡中郎文集卷之七

和喜鄧后諡

孝和鄧皇后崩臣謀諡於是尚書
 陳忠上言以為鄉黨叙孔子威儀
 俯仰無所遺形管記君王織微大
 小無不舉是以德著焉籍名垂於
 後伏唯大行皇上有規軋則坤蕪包
 日月厥初作合先有休烈貫魚之
 次加於小媵中價之叙昭於惟
 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傷幼冲國
 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
 洪沉為灾北荒為客戎蠢動迪威

白上自卷之七

武侮并涼猾夏祚寇振驚勃碣家
有採薇之思人懷殿屎之聲皇太
后參耑考表求人之廣度越平原
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遵六事之
求勞謙克躬菲薄為務是以尚官
損服衣不桀英雍人徹羞膳不遵
擇黃門關樂魚龍不作織室絕
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為
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罷支離
不貢罷出宮妾免遣宗室没入者
六百餘人以紆鬱帶奉率舊禮交
戰祖廟以晨孝至承難之敬蠲正
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
則經藝垂舛恐史闕文衆儒考校

東觀閣學士不序博士一缺廣選
其人何有代檀第茹不拔屢率方
首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啓大臣
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為姦糺增
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偽進傷流
細錮之十年追世祖功臣國士或
有斷絕封爵遺苗以奉其祀高蘭
諸國胤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

古不自為政上不惠和
猶不自專傳謀遠暨名求厥中
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反不
遺反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徒以
百姓為憂不以天下為樂聖誠著

於禁闥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昏

整以迅康又糴入千石以至數十
叛虜降集賊害邊垂胡輩去塞永
元之世以為遺誅今畏服威靈稽
穎即斃微外擇國募義重譯求獻
其琛史官咸和請作主頌割而不
聽郡國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
搃慎密勿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在澤
子御輦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在澤
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
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
陽有萃姬氏任母徒以正身匪內
思媚周京為高未有如大行皇后
勤精勞思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
廉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

德魏七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諡
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
因帝號加之以德高下優劣混而
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
名之制謚法有功安居曰喜帝后
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謚宜謚
為和熹皇后上稽之於典訓下勗
先帝之稱

為陳留太守上孝子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車異者
臣門下掾甲屠妻稱孝子平立程
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故抱
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

裁屬舅偃衰其羸劣爵棗肉以哺
之未見食味唏不能吞咽麥飯寒
水肯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是
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樞旁
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
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葬不能止
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
彥等辭驗皆合臣即召來見未年
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其詳臣問
樂為吏否垂泣求去白當喪所臣
為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
舅本以田作為事家舊典學者其
至行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然無
効也雖成人之年禮識義之能及

伏唯陛下體因宗之德當中興之
運躬秉萬機建日月皇極神紀聘於
無方淑暢治於君年生故醇行感時
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揚休
徵誕漫太平之始明昭驗已著臣誠
伏見幸甚臣聞自古侯能孝命於吏
官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
實始于此且烏以反哺託侔太陽
羔以跪乳為贄禽鳥之微猶以孝
寵况未稟純粹之精爽百行之根
原其人殄瘁而懼彌光其族益章
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
陳狀臣頓首

薦邊文禮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
建上將之任應秉國之德妖寇作
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屈勝
先禽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充
豫以清冀荆用次雲消席卷克厭
衆心王室以寧萬國兆民莫不賴
作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
舊德並為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
舉雖振鷺之集西離齊上之在周
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邊讓字文
禮天受逸才聰明賢智慕成代柯
不遠之則亂齒風孤不盡家訓始

任學問便就大業間不遊戲初覽
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者不
能答其問章句不能逐其意詩書
易禮先通三業以次大義略舉衆
傳篇章無術不綜心通性達剖織
入直口辯辭長而節之以禮度安
祥審固守特內定非禮勿動非法
不言處孤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
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莫之
能奪使讓於先業在唐虞則元凱
之比當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
之凡偶兼渾是非講論而已哉才
藝言行卓逸不羣階級名位亦宜
超然不以常制為限長初之拘若

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環瑋
之高價昭大知之絕明也傳曰函
牛之暴一旦帝立之暴以烹雞多
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
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誠
竊情邑怪此寶昇未受犧牛大羨
之和又佐煎熬鬱歲之間願明將
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
所親守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
列于王府躋之宗伯納之機密展
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為
嫌則顏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
不得紀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士毅
月史書著而行國其昌豈寢疾羸

葡萄酒拜寄不敢須通

薦皇甫規

臣聞唐虞以師匕咸熙周文以濟
濟為寧區匕之楚猶用賢臣為寶
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猶此言
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
貞固也昔孝文愠匈奴之事思李
牧於前代孝宣忽奸邪之不散舉
張敞於亡命况在於當時謙虛為
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
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力
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儼然不汚

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
帝嘉之群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
嬰討即起家然拜為太山太守屠
斬桀黠綏撫羸弱青兗之郊迄用
康又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
華進簡前勳連見委在伏節舉麾
威靈神行演凶悍使為慈愿愛財
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亡
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于城課其
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
廣振警西雍之美臣以頑愚忝汚
顯烈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
區執心所見越職督言罪當死唯
陛下當留神省察臣謹
卷之七

蔡中郎文集卷之八

表太尉董公可相國

臣某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
以興漢有昌邑之難而中宗以昭
由此勸之生神聖特以靖亂整殘
不誣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
應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伯山南
列于大雅蕭曹兩魏載于史籍遭
奸臣孽妄制弄國權累葉繼六十
餘載火熾流沉滌浸以不振威移
羣下福在弄臣海內嗷上被其傷
毒故大將軍慎侯何進盡忠出身

興空格
靖作靜

邴作丙

呂作圖

奪擊作奮學

無之字
千作十

不重非
空格同
無卓字
姓
中缺

表太尉董公可
相國失其後半
讓尚書在開
元失其前中標
題一行在所缺
之內

元誤光

麋作靡誤

呂議盪滌以清季朝羣凶薄難兵
起亂作元舅上者先寇受害禍至
執辱社稷候危太尉鄙侯卓起自
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發族赴京
師先陳便宜列表奸猾羣匿情狀
辭意激切感物寤靈精兵虎臣承
持卓勢奪擊醜類漏刻之間靡有
子遺卓聞乘輿代趨河津身率輕
騎長驅芒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
下救兆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
凶爰立聖哲天心幸德萬國賴祉
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幸
臣一人之封戶至萬數今者受爵
十有一人總合戶數千不啻一非

持作特補
持作特校

非所以褒功賞勲。萬戶今月七
日卓又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
上違聖嘉之至下乖群仰之望
臣等謹案漢書高祖受命吞流雜
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中興龍
飛或祿奸臣嬖孽一時殄盡憎疾
臣者隨流沒太尉鄙侯卓收拾
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書
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
誣飾文舉遂用臣豈充備機密三
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昭顯著非
臣愚蔽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
糜驅所能補報。臣等頓首上上死
罪死罪

傳云三日似
以此為是

白香卷八

臣聞當上連死罪
真作貞補校
草萊作菜、誤

隗作愧

六作大

疑戒倒

邕在臣下

自作自

臣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神明感
動真夢至言以寤聖聽昭發上心
故有一日九遷臣邕草萊小臣思
謀愚淺生非千女職不狎練加以
新來人朝不更郎承攝省父書其
由百糈陛下統繼大業委政家宰
太傅隗以舊典入錄機密事尚書
今日碑先革舊齒德更上公僕射
父故司隸校尉河南尹尚書張熹
已歷九列魯旭侍中牧守宣藩
符數郡唯臣官薄微賤特單輕
此六臣上當自知况於論者將謂
臣何是以夙夜竊歎寐息屏營無
顏以居無心以察明時階級人所

脫秋字

家

微作微

勸慕乞在他署抱關執籥以守漏
刻則臣之心厭抱必逆降榮於粹
退顯於進不勝區區疑戒不敢肅
飾

巴郡太守謝版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得以
頑闇連值盛時超自羣吏入登機
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
任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府舉入
奏驚惶失守非所敢安征營累息
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
在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丑一
章自聞乞閑冗抱關執籥不意錄

郡作群

錄作錄

詔

空格同

虎上徐本有白字
蓋是
平董當作董

味

符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
先帝為眾所推不令事宜願乞還
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得
愚暗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
衡出入省闈登踏丹墀承隨同位
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之賜詔
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
章句。虎議奏合禮二經素字尚書
及董。聖靈譚基石評黎賜汗器
及園盧。物誠念及下蓮香。子賦
惠周至每勸勿謝前後重疊。維父
母之於子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
有事口諫所蒙不意卒遷荷受非
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慘結屏營

已徐本巴蓋是
上

跋踏受拜命復銀青光寵休顯上
耀祖先下榮昆齋誠非所望臣邕
頓首死罪。巴士長遠江山脩隔頃
來未悉輯睦。劉焉撫寧有友柔遠
功著臣當以頑蒙不閑職政宣暢
聖化道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
給。筋絕骨破以命繼之。當竭肝膽從
事。

宗廟祝辭

嗣會孫皇帝叶敢昭告于皇祖高
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于
長安國享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
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隳壞世祖

脩作送

尚作圖

當為道遷上有脫文

自作月

綽作淖
菜當作菜

續漢志祭祀志下
注袁山松書載邕議
曰漢承云云

正作止

帝下當補
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
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又孝
武孝宣三皇帝
出而脫去也

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中。享一十
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未十
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
關東吏民敢行稱亂。搃連州縣。兵
聚衆以。尚叛逆。震驚王之命。命
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行
道。自古有之。於斯乃以三月。丁
來。自維越三月。丁巳。至長安。勅
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
護。有瘳。體但。齋宿。敢用潔祀。十元
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香。合。嘉
蔬。香。期。薦。普。綽。醜。饘。豐。本。明。菜。醴
酒。用。告。遷。來。尚。享。

為上當有嘉
字嘉薦普淖
見儀禮千里

九祝辭
高皇帝使工視承致多福無疆于
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
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久眉壽
萬年于上孫上永守民所庶勿替
引之

宗廟迭毀議

左中郎將臣邕議以為漢承亡秦
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
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正於七列昭
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
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宗孝武

止不

志注有時至
宣廿五字末
三皇帝今增

時誤持

顯宗作皇帝

至孝倒

無遂字

東漢十一帝光武一祖也明帝二宗也其和瑞安順冲質桓靈八帝除瑞冲質三帝不列於廟安桓為昭和順靈

按祭祀志云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策無毀者故遂常祭因其陵號稱恭宗云可知恭宗本非廟號也桓帝之威宗又在必省志注既順宗此以為恭皆誤

先作元

天子天子當有

遵作通

親盡宜數以宗廟

言之則章當作安孝章在

親未親作號

明下當有孝章二字恭當作威桓帝也志注有威無敬恭

志文多不同

皇

後作从補

丞作蒸

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大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入據重慎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上仁恩溥大海內賴社廟稱肅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變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衍益無育方限今聖朝遵古復禮以

東漢十一帝光武一祖也明帝二宗也其和瑞安順冲質桓靈八帝除瑞冲質三帝不列於廟安桓為昭和順靈

求厥衷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依家法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躬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脩亦不敢毀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則非所宗報八月聽醑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毀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帝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明以下穆宗敬宗恭

未作不

鈔本多字為是千里

順和得在安也亦其一證

叅作忝

慙

上下有始字
元加作加元

謨作謀
智作知

見漢末人恒用之見後
漢書劉陶傳杜詩傳魏
志文帝紀注又見華陽國
志

聞作望
當有誤

賀作和

作討兵

臣當作匡

匡作臣

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
祖宗不可叅並之義今又揔就一
崇約尚省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
應教而已正厥世之所闕為無窮
之常典稽制禮之舊則合神明之
歡心臣愚竊議不足採臣豈云云

上元加服與羣臣上壽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
在幼齡聖姿碩義威儀孔隆俯仰
龍光顏如日言稽典謨勅蹈規矩
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執叅
美顯示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
憤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

小一心同歡同喜逸豫式歌且舞
臣等不勝踊躍鳧藻謹奉生頭酒
九鍾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
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大和靖綏
六合百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休詩曰
顯七中上如球如璋令聞不忘萬
壽無疆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
故河內太守王罔等屯陳破壞斬
獲首級詣朝堂上賀田豈奉賀錄
故羽林郎將李參遷城門校尉而

珪作圭

匡當作臣

右衛當作石衍
臣下有在字

恪作恪
怔作怔

如徐本數蓋是
謹作董

署各羽林左監右衛在朝堂而不
在錄各在臣不詳省案使參以亡
為存衍以。為亡錯奏謬錄不可行
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刑書懲戒
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
辰詔書以一月俸贖罪臣筮怔營
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處臣
筮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如馬之
慎簡忽校儲不謹之愆雖見原宥
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忪蒙流
汗

省作察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魄作魄
恍惚作惚忽

至作主

詔制左中郎。蔡筮今封筮陳留雍
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
五百戶歲五十萬穀各米
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魄播超
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
小生高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
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
捐棄朔野蒙恩徙還恩過賦歆復
階宰朝進發憲臺遂充機密令守
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
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既
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曰
省關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雞
天鳴吠之用常以墨塊負恩寵誠

脫臣字

不下有以字

熠作熠

級作綬
不作所

寡旗

特作時

下。意寤猥與公卿已下錄功受賞
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特
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邕頓首死
罪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
以受爵賞統嗣曠絕除在疋庶臣
不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
侔慙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
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
不勝戰悼休惕詣闕拜章上所假
高鄉侯印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
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
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不能堪
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符受誠
無安寧甘悅之拘迫國憲上行字

下不敢逆侯苟順恩旨退省金龜
紫綬之飾非臣容躰所當服佩中
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不能
祗奉璽曰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
祖受命元功翼德與共天下者爵
士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彌國
之來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
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
以戰功之小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
旗寡之功小有戰截首級履傷涉
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
蓬葆體如漆幹勞特辛苦如此其
重也以受爵誰曰不宜今者聖朝
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職

德策策作榮

喘作舛

呼息作息呼

願上大作失願

白誤為正
可證左傳襄廿年釋文
焉誤為

空格作不受二字
仍空一格
弄戲作戲弄
効作効効字是

分其前臣事輕後葉功薄蟬翼臣
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
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
本朝之德策遇臣之長策臣是以
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
呼息吸且鷓鴣巢林不過一枝廳
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足而
已不勝願也。大乞如前章云云
臣忝自參省資非。人藩屏之
用器非邦君執憂心灼烜耳目昏
冒忪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
之疇以德受命。不堪讓所不如昔
之范田不白禮讓其下化之春秋
采焉臣雖小醜不足勗勵以庶高

鷓鴣作鵬
廳空格

縱以詩人斯亡之戒觀見符策君
國之諫兩印雙紱並在解帶至德
元功器量弘大猶可踈蹟無心寧
止况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息海嘆
以居之且晏嬰。殿之邑張
良。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是奉葉
將所後生去就君無弄戲之言憲
法有誣罔之効臣不敢違飭虛以
距上旨疑確之誠與神明通謹奉
章詣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惟留
漏刻一省。僵沒之日同壽松喬

飭作飾

樸學齋舊鈔本校

植作殖
大作上
溉作既
刑作別

焦作焦

蔡中郎文集卷之九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
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植財用
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為大田多稔
然而地有漏堵川有壅下溉灌之
便刑趨不至明哲君子勗業農事
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
利而富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起
鄴鄭國行秦信臣殷南陽鄧臣汝
南皆此道也陽陵不植草萊焦枯而
土氣幸極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

在下有字補
校

認作詔

空格在司字下

折作析
灑字是
晨作曩

忝作忝

斥誤升
君作臣

脱去一句

斯作既

記

力經水長流經其維首編戶齊萌庸
 與猶不克戒光勤恤人隱悉心政
 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
 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
 行焉遂認之郡吏申於故左僉以
 為因其所利之吏趨遂令任瓊揣度
 乃命方略大吏趨遂令任瓊揣度
 屯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
 府農司後取於豪富借力立於
 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功
 聖體加強壯折端流欵曠陂惠之
 於薪渠流水泥通窗瀆酒之
 清流浸潤泥填浮游晨之鹵田化

新
作
灑

為甘壤梗忝稼之狀入不可勝景
 照怡悅豫與相謳談壘畔斐然成
 章謂之樊惠渠云爾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
 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脩莫釐
 既饑饉閑悴莫恤莫思乃有惠君
 作人父母女我東畝黃潦膏凝
 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
 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民我靈人
 既富且盈為酒為釀蒸俾祖靈
 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郡掾吏張玄祠堂碑銘

白
上
卷
九

恪作恪 敏作敬 族作於 知作飾 已作矣 招作昭 既某字 執作出機下無出 字

考作孝

脫辭字

袁安傳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少傳良學

尚書作啟 史記作開 闕當作開 易孟氏者孟喜易也千里

掾諱玄字伯雅河南偃師人也其先張仲者實以孝友為名左右周室大漢初興張蒼為丞相對比平侯其後自河內遷于茲士世為顯姓掾天姿恭恪宣慈惠和允恭博敏則隱仁恕正身履道以協閨庭損則贍遺遊疏族動中規矩言合典式不知名韞不飾行著可謂仁粹淑貞自然之素者已論者嘉之州郡禮招署致掾史沉靜寡欲不求榮祿是以豐於天爵薄於人位某月日遭疾而卒翻以頑固之質受過庭之訓獲執機出宰相邑遷太守得大天之祿奉蒸嘗之祠尋

則當作財 仁作統

天作夫

原祚之所由而至於此先考積善之餘慶陰德之陽報乃於是立祠堂假碑勒銘式明令德以示乎後辭曰

於惟我考允迪懿德治信斯順其義不忒仁惠周洽行惟模則篤垂餘慶貽此燕翼邈矣遺孫用懷多福刊名金石流于罔極

袁滿來碑銘

此袁隗之子袁安傳安子京習孟氏易父業彭弟湯累遷司徒太尉湯長子弟隗少歷顯官先達為三公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所受聰遠通敏越齧齧在闕明易學從誨如流習家治易孟氏遇自能誠事

遇作過 補校

又子彭少傳成次子逢達

理作里

永作求

無石字

石誤行

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
 周備夙有就節孝智所生順而不
 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
 無所凝滯錮冠帶之中士校材考
 行無以加焉公族之殊異理家
 之富佐家律其器士嘉其良能則
 童稚令門芬芳降生不末年十有
 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石
 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
 于墓表嗟其傷矣惟以告哀

鈔本有石字

童幼胡根碑銘

故陳留太守胡君子曰根字仲原
 生有嘉表幼而克木角犀豐盈光

嘉作加

強祿

李作季

明之之作知
觀誤都

潤玉顏聰明敏惠好問早識言語
 所及智思所生雖成人之德無以
 嘉焉稟命不長夙罹凶災年七歲
 建寧二年遭疾天逝茲祖悼痛昆
 姊孔懷感祿祿之親愛隣國之誠
 乖離乃摧宜就封二祖家生李陶
 等相與追慕先君悲悼遺嗣樹碑
 刊辭以慰哀思辭曰
 於惟仲原應氣淑靈實有令儀
 而氣如瑩明之性與體俱生
 聞言斯識觀物知名傳者太勤
 受誨則成柔和順美與人靡爭
 忿不怨對喜不驕盈當受福來
 為光為榮如昊天降此短齒

此必在傳
不勤也

慈誤子

汙當作紆

母卒稱哀子獨見于此

茂馬援傳

温下當有良字

空格同

猶作尤

政作正

惜繁華之方。睽兮嚴霜而凋零。嗟童孺之天逝兮。傷慈母之肝情。從皇始乎。靈兆兮。傷梓魄之斯寧。哀慘戚以流涕兮。念汚軫之兮。不呈顯。求懷於不朽兮。乃託辭於斯銘。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

此袁隗之妻

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遵。仁。達。街。恤。哀。痛。靡。所。為。懷。乃。撰。錄。母。氏。之。德。所。履。公。之。門。人。規。文。感。義。采。石。于。南。山。懿。之。羣。儒。假。貞。石。以。書。焉。夫。人。右。扶。風。陵。人。也。曾。祖。中。水。侯。

祖。有。嚴。弟。伏。波。將。軍。在。漢。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為。名。族。夫。人。應。靈。和。德。精。性。妙。角。犀。豐。盈。實。有。偉。表。温。茲。惠。慎。而。寡。言。以。從。師。氏。四。禮。之。教。早。達。窈。窕。德。象。之。儀。及。畢。力。中。饋。後。生。仰。則。以。為。謀。憲。自。公。歷。據。王。官。至。宰。相。夫。人。營。克。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隱。括。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導。宣。暢。童。子。無。驕。逸。之。猶。婦。妾。無。捨。力。之。愆。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報。朝。春。政。之。王。室。窮。桑。肅。於。蚕。宮。

桑作霜補徐本躬桑前蓋是

逝兮之方作矣補枝

仿佛

同徐本周蓋是

幃作幃

姊作姊

逝作逝
續作續

春秋六十有三寢疾不末欬等追
想定省思髮髯衰窮念極不知
所裁乃申辭曰

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始
百行聿脩宣慈惠和恩澤並同
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
蒙昧不以處不享遐年以來春秋
往而不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
几筵虛設幃幃悵空陳品猶在
不見其人魂氣飄颻焉所安神
兄弟何依姊妹何親號咷切怛
曾不我聞吁嗟上天何辜而然
傷逝不續逝者不旋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此蓋崔瑗之妻也瑗
傳云由北遷濟北相

維延熹四年故濟北相夫人卒嗚
呼哀哉世表母儀宗殞憲師哀七

孝子靡所瞻依凡百赴吊至止增
悲投涕歎歎共叙赫姿乃作誄曰

清和有鑠時惟哲母令儀令色
爰以資始寒淵其心淑慎其止

于母斯勤在子斯敏仰覽篇籍
俯餐絲枲多才多藝于何不有

休譽親馬父女之英乃及崔君
惟德是行其德伊何實粹虔恭

其機契開中饋教此婉順疾彼
攸遂思齊徽意晨興夜寢穆七

共作其

寒作塞

仰作中

歎歎誤歎歎
鑠作鑠

子空格子校

伊作惟

寢當作寐

與作具

胤作乱

推恩作敷恩

胤作徹

柔和作和柔

喜作善

藏作臧

帥當如

空格同下

當連

日誤曰

彌作稱

恒作怛

家宰作宰家宰家是宰字在公羊
哀作哀

醫作醫

其猷莫之與二天祚明德底之
 方穀於赫崔君應茲祉祿夫人
 有胤翼此清。仁風溫潤義惠
 優渥推恩中外施浹流族食不
 兼膳服不織穀以榮儉嗇以奢
 為辱堂七其胤惟世之良于其
 令母受茲義方訓以柔和董以
 嚴剛怒不傷愛喜不亂莊納之
 軌度終然允藏是用登齊享其
 寵光雖則崇盛猶匪寧息同其
 歸好茂師其職郡公。緡繆
 祭服責無荒尊不舍力密勿
 不忘惟德之極昔在恭姜陪臣
 之母勞謙紡績仲尼是紀矧茲

空格校

茲空格補

夫人帝室命婦猶日孜孜復有
 克己人亦有言仁者壽長宜登
 永年黃耆無疆昊天不吊降此
 殘殃寢疾弥留粹爽悴傷慘怛
 孝子喘上其惶靡神不文先藥
 不將嗚呼哀哉於是孝子長呼
 氣絕復蘇號呼告哀不知其棄
 昊天上帝忍吊遺孤尋想遊靈
 焉識所恒嗚呼哀哉既殯神柩
 薄言于焯冢宰喪儀每礼无遺
 切上喪主瘞瘳衰哀兮長慕涕
 無。晞行旅揮涕千里于咨乃
 筮言考其良逝波兆域于時醫
 藏真上宅突无時有陽燈燭既

恒作其

宰家是也
有脫

減作威
矣作兮
日月空格

空格校饋

減焉。道納光形影不見。定省何
望奠祀不虧。當嗟其哀矣。不可
彌忘。日月代序。古有皆喪。由斯
夫人榮列。有章配哲。士彥既隆。
且昌。顧景赫奕。供孔惕。惟以
慰懷。庶无永傷。嗚呼哀哉。

嘗上當脫
三字

蔡中郎文集卷之九

樸學齋舊鈔本校

蔡中郎文集卷之十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
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
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
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
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
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
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
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
太廟。謹承天順時。人之令昭。今德
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

鄉作向補

具作具
北誤此

義下有之字
清廟廟誤貌

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釋之紊朝
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
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
為大教之宮而四孝者具焉官司
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
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專變
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
之大義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
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
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
曰明堂取其四面之學則曰太學
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
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
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

辟誤補校

主建清廟明堂之美我經曰取郛大
昇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
也人君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
以示子孫是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夫德儉而有度升降而有數文物
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昭百官
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
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
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
堂也禮記檀弓曰王文禘於清廟
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
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
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

齋作肅補

既

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
頌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
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七
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
清廟下管象舞所以廣魯於天下
也取周清廟之歌上於魯太廟明
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
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
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孝晝入
南孝暮入西孝太孝在中央天子
所自孝也禮記傳保篇曰帝入東
孝上親而貴仁入西孝上賢而貴
德入南孝上齒而貴信入北孝上
貴而尊爵入太孝承師而周道與

北誤比

大當作文下當有五

出中
無相字
節作即

樂誤染

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
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明堂
之禮曰禮夫是相禮曰中出南闈
見九侯反問子相曰側居西闈視
五國之事曰入出北闈視帝節猷
爾視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
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
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
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
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
氏居西門北門也督掌教國子與
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
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
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力命有司

既日出居東
闈門之誤也
廣折案反問
于相惠先生
引作及門子
三字為是今
未見其本鈔
是字最

興作典
釋作什
更當作叟
問後

司誤因

無詔此上行衍字
士誤上補校

者
諸誤者

以作在

空格校

也

釋作什
馘誤馘
也
橋作橋

行事與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
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
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
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于戈秋
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
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
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
學皆在東序之堂也學者襲焉故
稱詔太學仲夏之月命祀百辟卿
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
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
堂其無位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
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
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

詔

學明堂之東序也皆以明堂辟雍
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
地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曰辰
故下十二宮象。辰也水環四周
言王者動作作法天地德篇曰明堂九
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
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
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
釋奠於學以詔馘告樂記曰武王
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
篇上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
室辟雍之中明堂大室與諸侯泮
宮俱獻馘也即王制所謂以詔馘
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

稱

合作答

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常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大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伯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室以應辰，三十戶七十一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

閑誤閑

脫

各作各

下明當作之

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開，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七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卿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特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命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以王政也。成法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而明也。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以各月。今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也。世有詔襲蓋。

徐本有泰
亨作享

大天宮營
改天宮營
皆依惠先生

日月

鈞衡倒誤

大當作古指顛頊歷言之也
無夏字

衍作愆

用徐本周蓋是

告作吉

閏作闕

以成。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
之卦曰。其經曰。王用亨于帝。吉。孟
春。今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顛
頊。歷。衛曰。天元正月。巳巳。朔旦。立
春。日月俱起。於大廟宮室。五度。令
月。孟春之日。乃在營室。建堯典曰。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
辰。敬授人時。今曰。乃命太史守典。
司天。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
用禦寇。今曰。兵伐不起。不可從我。
始。書曰。歲二月。間律度量衡。中春
令。曰。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尺。此
皆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捕戴。禮
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

惠先生曰泰
當作蓋此蓋
六二爻辭益
于消息為正
月卦

鈞無夏是也
後當作候

之次。則夏之月。今也。殷人無文。及
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
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
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
古者諸侯朝。正天子。受月令。以歸
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也。
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
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
朝。仲尼書。幾之。經曰。閏月不告朔。
猶朝于廟。刺舍大禮。而小儀自是
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
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之復興。之君
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

傳當作博

惠先生曰當
作一

平穀平作年

穀誤殿
政作改
持作時
呂誤呂

記誤託

無其字
無其意傳非
其五字
經誤洽

檢誤儉

日誤月

託作記

誠作议

無七字

參作驂
無天地字

聽今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
和乎穀豐太平給符瑞至由此而
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今為紀
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為第四篇政
名曰持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今
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

月今問答

問者予向為著月今說也予幼讀
記以為月今體大經問不宜與記
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
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
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今議
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曰親與

鈔少五字為
是徐本亦刪
四字
宜作公

禮記通第而不為徵更生他意橫
者縛也矣光元和元年余被于章
離重罪從朔方內有檢狄敵衝之
豐外育寇虜鋒鏑之艱危險禦上
死亡無日過被李者聞家蓋而志
之亦自有所覺竊庶幾頗將事情
而託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
蹶隕墜所以示及事總真君子而
懷之朽腐思誠之九書有陰陽升
降天文曆數事制度可假以為本
敦辭託說以辰之象七要者莫大
臣今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
昧成之旁貫五彗參巳羣晝至及
國家律令制度遂之曆數盡天地

文繁
輿作与
省作有

說作既

夫作乙
鈔本有十八字最
是千里

不當作求

法作後

今作乙

三光之情辭繁文而曼行非所謂
理約而達也道長曰短輿危殆統
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刪省蓋
所以顯探辨物多講前言往行之
流也苟使李者以為可覽之則余
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以周官左
氏傳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為無說
乎曰夫根柢同則枝葉必相從也
月令與周官並為時任政令之記
異文而同體官各百職皆周官辭
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以春秋也若
夫太昊蓐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
造義強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統作競

脩其世系其
官人皆有明
文不與世章
白文傳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曆數不用三
統用四分何也曰日月命所用參諸
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享不曉

三統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
三統已疎闊廢固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孟
春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法也

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虫始
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

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季夏節也而今文
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

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
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曰然則小暑

云誤去補

脫皮幣更三字

脫不字

傳當作禱
牲作生

勺作句

何徐本廟蓋是木

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

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珪璧

更曰祈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

與太牢祀高禘宗廟之祭以中月

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

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以幣代牲

今章句因於高禘之事乃造說曰

更者刻木牲如何有禘更此說自

此故以笑為問甚正其祀之宗伯似

書有轉設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仲冬令曰奄尹申宮令

謹門闈也曰闈尹官者內官也主

宮室出入宮中之門曰闈闈尹之

職也問里門非闈尹所主知當闈

六

種六種一曰作二

空同

尹官下空一格

宮室宮作官

職下空一格

闈當作闈何三

字徐本如此

闈作問

當作六種

中缺

謹下當門問今

但少下謹字非也

當作干

句作句

夏當作孟

句作句 句亦當作
秋空格 同上

誰後作後誰
今上當有反字

敢當作致

東當作每

今當作今

而始築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於

論周官曰子說三難皆以行爲本古

四時通取所之日取之於月令而已

陽皆使陰秋行少陽各行太陰上

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

之於是也反今每行一時轉三句以

應行三曰政也夏春行夏令則雨

句當作句
下句即句
也改爲句
行誤活板
已譌千里

也國乃有恐孟夏也今總合爲一

說所通見其三句不得傳注而爲之

令行冬以故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

乃大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

胎天多傷民多盡疾命之曰逆即

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漸絕東應

率尤者也其類皆如此今之所述略

得傳作
在孟夏

白七月卷二

屬下有秋字
空一格無

以為時味之宜不合之於五行月
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
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巳略乎曰
盡所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
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
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
非食也春木王勝故土王四季四
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
未羊可以為春食也夏火王火勝
金酉雞可以為夏食也季夏食也
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
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
行以性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
為季夏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

無春字

犬作犬
豕作羊
補

無其字
空格同

粹作碎

餘作余

問作問
脫養字

似作字

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
犬為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
馬而禮不以馬為牲故以其類而
食豕也然則變為菽為金麻為
相豕為水冬配其牲為食也雖有
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所
為之禽及洪範傳其事之畜近自
卜筮之術故餘略之不以為章句
聊以應問亦有說而已
問記曰養三老五更子獨曰五更
周禮曰八十一御妻又曰御妾何
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也其字
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為更嫂
字女旁叟瘦字中叟今皆以為更

豕當作極

應問是

學作字

妾下當更有御妾
二字讀御妾位最
在下也為一句

矣立學法不形聲何得以為字以
媵瘦矜之知是更為媵也妻者齊
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
在下也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聲徐本作聲
當作字法不
立形聲

蔡中郎文集卷之十

終 樸學齋舊鈔本校

蔡中郎外傳

胡廣黃瓊頌

巖仁山岳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
申及甫允茲深室誕育二后曰胡
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
數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丞人
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誠魏
上特進仍踐其位赫七三事七佩
具綬奕上四牡沃若六轡衮我龍
章其文有蔚參曜軋台窮寵極貴
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逸乎莫
與為二

丞作貞

太作大

走作徒
目作自

父作文
無章字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
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
衛尉尉實時上尚書召拜郎中受詔
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
沐浴恩澤承答至問前後六年質
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祀
好藩還尹蔭轂旬日之中登躡上
列父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
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披章陷沒
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鐔截
首漢相就下罪父子家屬從充邊

無沒字

徵
校俊作梭校

徒作徒
惟作焦
空同

方寃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
所敢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
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
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
郎張俊坐漏泄事當復重刑已出
轂門復听讀鞠詔書馳救一寺輸
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
縣促遺徧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
抱悲无由上達既到徒所乘塞守
烽我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
操筆成章致闕庭誠知聖朝不
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
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
而世祖以來唯紀傳无續志者

轂作穀誤

無徒字

徧作偏
頃作傾

闕誤闕

識作认

擅誤擅

著誤者

頗誤頗

微誤微

造

史誤更

具誤其

始

犯誤祀

圖作畵

書誤臣

臣所師事故太傳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詔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筭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

誘作佑

法作汴補

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終不得究竟悽上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齊郡縣咸情不守朝且臣所在孤危懸念為鋒鏑湮滅土灰呼吸无期誠恐遂為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種先顯蹈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群書所宜摭摭不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

郡誤群雲作漢

目誤自

參作恭

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七妻子並竄亡失文書无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体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无所復恨惟陛下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國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述行賦

延熹二年秋霜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橫左悺五侯擅貴於其

苑作葬

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廷勅陳留太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祈過述而成賦

賦有行兮京洛兮遘雨之經時塗市廛其蹇連兮潦汙滯而為災築馬蹠而不進兮心鬱伊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久余宿干大梁兮誚無忌之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忽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之不臣問竊

空同

以作兮
城作誠
既人字

廖作寥

空同

愍作愍

既氣慄
三字
術作何

瀕作頻

空同

操誤
係慄字

越之裔胃兮藐髣髴而無聞經園
田而看北境兮悟衛康之封疆迄
管邑而增歎兮愠叔民之啓商過
崇祖之所隘兮吊紀信於棗陽降
虎牢之曲塗兮路丘墟以盤崇勤
諸侯之遠戍兮俊申子之美城甚
濤塗之復惡兮階夫入以大名登
長坂以凌高兮陟葱山之堯嶠建
旣休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
迴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參其異形
崗岑紆以連屬兮谿壑實其杳冥
魄嗟峨峨以乖邪兮廓廖壑以罅
嶺樸而雜榛楛兮被浣棗而羅布
臺崗兮緣增崖而結壘行

游目以南游兮覽太室之威靈顧
大河以北恨兮看洛納之始并追
刘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
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
脩軌以增幸兮逸愍之未央山
風泊以懸扉兮氣慄上而厲涼雲
鬱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
夫疲而勃瘁兮我馬虺而玄黃
格莽丘而稅駕兮陰積人而不陽
衰衰周之多故兮眺頻隈而增感
念子帶之遙送兮嗚衰王於壇坎
悲寵之為縶兮心惻愴而懷慄
操觚舟而流湍浴兮浮清波以橫
屬想交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

白
一五

燥作連

簡作簡
黠作點

俠作陔

霄作宵
雲作雨

顯作瀨

脫不字
競作競

翳實熊耳之泉液兮
 賴通渠源於京城兮
 引穢真平荒
 齋燥吳榜其方艘兮
 最濟西溪而容与兮
 息華都而後
 逝愍簡公之失師兮
 害玄雪黠以凝結兮
 疾子朝之為
 路阻敗而无軌兮
 率陵阿以登降兮
 赴偃師而釋勤
 壯田橫之奉首兮
 佇淹留以俟霄兮
 感憂心之殷
 并曰夜而遥思兮
 侯風雲之体勢兮
 天牢端而無丈
 弥信宿而後闕兮
 絲威遠以東連
 陽光見之顯兮
 標少彈而有欣

湍作漫

光作光

命僕夫其就駕兮
 皇家赫而天居兮
 萬方徂而並集
 貴寵扇以弥熾兮
 前車覆而未遠兮
 後桀駮而妨入
 窮亦巧於基樹兮
 清嘉穀于禽獸兮
 下糠糲而无粒
 弘寬裕以便辟兮
 懷伊吕而黜逐兮
 道无因而獲人
 唐虞眇其既遠兮
 周道鞠為茂草兮
 常俗生於積習
 觀風化之得失兮
 無亮采以匡世兮
 亦何為乎此歲
 甘衡門以寧神兮
 爰結蹤而迴軌兮
 復却族以自綏

自齊小序

辭誤亂

脫兮字

化誤比

脫父字

空同怒作恣

忌作志

荆誤則

鷓作雌

熱作勢

頓作頓

脫斷柯至柄兮十四字

辭曰跋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兮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幸兮登高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或惡豈云苟兮翻獨征无儔与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

短人賦

侏儒短人焦僇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刃不恐其餘厄么劣倭妾噓噴怒語与人相距

餘作余
抵下堂九格

罰舉則揚聲罵言恣口衆人患忌類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

則揚上空

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

雄荆難兮鷺鷥鷓鴣鳩兮鷓

鷓鴣冠戴勝兮豕木兕觀短人

兮形若斯熱地蟬兮蘆即且爾

中蛹兮蚕婦頓視短人兮形若

斯木門闢兮梁上柱弊鑿頭兮

斷柯斧鞞鞞鼓兮補履撲脫椎

柄兮擣衣杵裸短人兮形如訖

飲馬長城窟行

青上河邊草綿上思遠道上上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

下脫兮字
重誤案

左作在

為作与

竟作煮
冷殮

蒼作皇

顛作穎
費作脅
絕作紀

絲作鯨
圓作圖

絡繹作駱驛

能作可
拱作拱
韜作滔
觀作而

覺庄他鄉已各異縣展轉不相
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
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
遺我雙鯉魚呼吳烹鯉魚中有尺
素書長跪讀素書上竟何如上
有加食食下有長相憶

篆勢

因為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
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
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頡若黍
稷之垂顛蘊若虫蛇之焚縕揚波
振擊龍躍鳥震延頸聳翼勢以凌
雲或慳舉內投微本農末若絕若

揚誤楊

連似冰露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
懸復者如編杪者邪趣不圓不方
若行若飛岐上翹上遠而望之若
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迫而視之端
際而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勝原妍
隙間般倕篇籍之辭巧籀誦拱手
而韞翰處篇籍之首目繁上彬上
其可觀禱華豔於純素為學藝之
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
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疑作疑

妍作妍

詰誤詰

其補

目作日

艷作作

隸勢

白青小

八

字誤霄
擲作節

增作層

譎作譎

論作倫

疑

爾作時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
此簡易厥用既行躡象有度與若
星陣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
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
廓或擲比鉞列或砥繩平直或婉
與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
脩短相副異体同勢奮華輕舉離
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
簾設張庭燎飛烟嶺嶺崔嵬高下
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
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
目眩竒姿譎誕不原研桑所不能
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第
而斯文之末宣豈體大之難觀前

秘奧之不得聊行思而詳觀舉大
教而論旃
釋論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南
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沒以自通
乃斟酌羣言躡其長而矯其非作
釋海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海
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保
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
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
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
沒只韞之言竊子有清商之歌百
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

白七言小傳

韞作蘊

暮作移

裂作列

滅作威

子誤于
昧下脫之字
成誤或
謾作肅

釋作什

義作希
微作微

脫勇字

或

通變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
之世稟醇和之林覃思典藉韞積
六金安貧樂賤與世无營沉精重
淵抗志高真包括无外綜折无
其已矣會不能後卒出羣揚芳
飛文登天序上彞倫梯六合之穢
惡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
屬炎氣於景云時逝歲暮默而无
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
寬明輔弼貧之崇英逸偉不墜於
地德弘者見宰相而裂士才羨者
荷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俛仰
取容輟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業
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

美作羨

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
老傲然而笑曰若公予所謂覩
昧之利而忘明哲之害事必成之
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予謾尔
歛袂而與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
居吾將釋汝昔自大及君臣始基
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
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
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
壞太及陲君臣士崩上下瓦解於
是智者聘詐辯者馳說武夫奮勇
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云披髮
作乖流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
乃金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

跌作跌
校

騁作聘
校

帝作帝
其誤箕

晨

微誤徵

派作派

士誤壯

朕定字
誤猿

印嘉落合縱者駢組流離隆貴翁
 香積富允產據巧蹈已以忘其危
 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治
 容而淫士背逆而棄人毀其滿神
 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七
 方穀天亡是加欲豐其屋乃部其
 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
 守長沮溺耦耕顏歆抱璞蓬瑗保
 生齊人帛樂孔子斯征壅渠隰乘
 逝而遺軀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
 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至
 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
 統則微陰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
 暑相推陰陽代與運及則化里亂

璞作朴

幹作幹

相承今大
 海之殘災
 基皇道推
 含甘吮滋
 雍熙羣僚
 手兩搯君
 多士端委
 庭譬猶鍾
 璧不為之
 者洪源辟
 戈戰嚴祀
 晉凱入故
 載探甲揚
 也則舒紳

漢經陶唐之洪列盪四
 隱天之高拆絕地之
 融帝猷顯不派上庶類
 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
 恭已於朕司聖主聖拱
 臣穆上守之以平濟上
 緇緹鴻漸盈階振鷺充
 山之玉洒濱之石累珪
 盈採浮磬不為之索曩
 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
 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
 當其有事也則義筮並
 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
 緩佩鳴王以步綽有餘

執作誓

貴作責

夫作大

平作乎

蕩作盪

瞻作詹
如作效

訓作順

何誤可

眺作眺

裕夫世臣門子執御之族天隆其
 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
 攝真理髯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
 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履
 不足以况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
 上有優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
 成瞳蒙不稽謀於先王心恬澹於
 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繁平煌上莫
 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
 振蕩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夸者死
 權瞻仰此事体躁心煩聞謙盈之
 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脩路慕
 騏驥而增驅甲俯乎外戚之門氣
 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

族誤旋

陪下獲熏胥之辜前車已覆焚執
 而驚曾不鑿禍以知畏懼予誰悼
 哉害其若患生不思戰上兢上必
 怨豈在明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
 慎厥尤且也夫九河盈溢非一曲
 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曲
 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
 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
 累堯湯乎俱煙炎之毀燔何光芒
 之敵楊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
 并元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
 眺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
 徽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
 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

秦誤秦

籍下既之字
為與作以為

奉作捧

真誤其

冲取諸天
 樂天知命
 險路安能
 豫故在賤
 籍之崇塗
 旋乎周孔
 友舒之足
 知其所有
 靈之符闔
 皇樞納玄
 區計合謀
 予之辜也
 躍草萊抵
 之修業思

紀利用遭
 持神任已
 與之齊軌
 而不耻方
 休乎息仁
 之庭宇揖
 以兆四表
 若乃一千
 閭闔乘天
 策於聖德
 從已之圖
 龜鳳山翳
 見其愚不
 真弃此焉

可與處否
 方奔乎
 難而自
 馳平與
 淵藪盤
 而為與
 則莫能
 之運應神
 華蓋奉
 太平於中
 績不立
 除踊
 將謂之
 侯命

處作取

乎息倒
盤作樂

筋作筋
似作欣
業做之誤

琴作瑟

不戮不渝
 其獲稱天
 咎也昔伯
 音於鳴牛
 供德於德
 父登御於
 狼暉取在
 角似非明
 格玉東方
 於執蓋弘
 象跡於若
 公子作首
 揚衡念笑
 練了心兮

百歲之後
 謗也罕曼
 於鳥語為
 於受氏於
 駟非子享
 於禽囚弓
 於赴流壽
 於談優上
 於據相於
 故抱璞而
 而優遊於
 而歌人曰
 太清滌穢
 濁兮存

白虎外傳

七二

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
兮心亭兮嗜欲息兮無由生蹕
宇宙而遺俗兮眇翮上而獨征

錫山蘭雪堂華堅

允剛活字銅版印

蔡中郎文集外傳終

樸學齋舊鈔本校
八月三日覆校



